# 晨報副鐫

（一九二六年七—十二月）

12

# 晨報副鐫

（一九二六年七—十二月）

12

## 影印者说明

《晨报》的前身为《晨钟报》，是以梁启超、汤化龙为首的进步党（后改为宪法研究会，即研究系）的机关报。一九一六年八月十五日创刊时，即在第七版刊载小说、诗歌、小品文和学术讲演录等，因随《晨报》附送，故称《晨报副刊》。一九二〇年七月，第七版由孙伏园主编，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二日把第七版改出四版单张，并定名为《晨报副镌》，着重宣传新文学，同时按月出版合订本。一九二五年为徐志摩的“新月派”所控制，一九二八年六月停刊。为了便于查阅和保存，这次影印将原合订本缩小为十六开本，分装为十五个分册。

安徽大学图书馆
藏书
www.lib.ahu.edu.cn

**晨報副刊**　（第十二分册）

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影印
新华书店内部发行　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本册定价：18.00元

# 晨副刊

十五年七月

第五十八期

# 晨報副鐫第五十八期目錄

中華民國十五年七月

本刊。從十四年十二月起改訂今式，以期閱讀裝訂典便。總目錄內容，分為譯述，專論，論著，文藝，詩歌，雜纂等，雜錄志廢若主編。又國際週刊由潤泉君主編，社會週刊由勉己君主編，家庭週刊由德育君主編。以上三種週刊依次附在卷末，不另分門別類。以上各篇順下均註明頁數以便檢閱。

學藝部啓

## 論著


『落葉』序……(一)徐志摩
神鬼和中國人……(七)(二)(一五)(一六)(二一)梁佩衰
中國古代的成人禮(冠禮)(續)(九)(二二)(三六)(四)(四七)江紹原
什麼是行為派的心理學？……(一三)(一七)(二三)謝循初譯
暗示及其對於人格的影響……(一九)陳寶鍔
西行日記序……(三三)顧頡剛


## 文藝（附譯述）


「我想」……(二)蹇先艾
菌子（續）……(二)沈從文
活財產（續）……(四)(六)(二一)趙景深譯
羽衣……(五)湯鶴逸譯
女……(二一)湯鶴逸
朝鮮的夜哭……(一五)佩弦
賊……(二五)(三〇)(三四)彭浩徐譯
逕蹲然行……(三二)姜華
歸家……(三六)焦菊隱
情懷……(三七)(四一)湯鶴逸譯
哨兵……(四二)(四五)從文
三賊窒塔波……(四六)懋琳
淡忘……(五二)朱大枬
大雨歌……(五三)蹇先艾
江南風景……(五三)湯鶴逸


## 雜纂


在赤羊城裏……(一)NT女士譯
小品（一）……(一六)俞平伯
小品（二）……(一〇)張仲毅
致死者序……(一一)和雪
小品（三）……(一一)俞平伯
小品（四）……(一三)丟克
小品（五）……(一七)夏丏尊
小品（六）……(二八)S·y·丟克
……(三六)某君
……(四〇)鐵公爵
……(四〇)S·y·
南歸困陷信陽兩月記……(五一)劉楚賢


## 週刊目錄

### 第三號


新劇與觀衆……(一)西霞
辛頓(J.M. Synge 1871—1909)……(二)葉崇智
舊戲評價……(三)余上沅


### 第四號


戲劇與道德的進化……(五)鄧以蟄
病人膏肓的蕭伯納……(六)張嘉鏘
劇院藝術……(七)戈登克雷


### 第五號


中國語言與中國戲劇……(九)楊振聲
我記得的學校演劇……(一〇)王世英
劇院藝術（續）……(一一)戈登克雷
「兵變」之後……(一一)楊廉初
「戲劇與道德的進化」……(一二)鄧以蟄
戲劇家佚事（二）……(一二)鮑客


### 第六號


九十年前的北京戲劇……(一三)顧頡剛
貨眞價實的高斯倭綏……(一四)張嘉鏘
光影……(一六)趙太侔


### 第七號


戲劇藝術辨正……(一七)梁實秋
頂天立地的貝萊勒齊……(一八)張嘉鏘
布景……(一〇)趙太侔


## 國際週刊目錄

### 第三十八號


國際紛爭調解的新方法……(一)陳登錄
羅馬尼亞國政黨和政局的研究（上）……(二)彭學沛
二十五年來美國的經濟發展（續）……(三)黃汲清譯


### 第三十九號


羅馬尼亞國政黨和政局的研究（下）……(四)彭學沛
美國的帝國主義……(六)楊周熙


### 第四十號


德國的恢復殖民地問題……(九)皮公宇
法國的和平政策……(一〇)李樹峨譯


### 第四十一號


法內閣命運短促之原因及影響……(一三)熊保豐
德國人與其喪失的殖民地……(一五)馮富康譯
國際宣傳赤化機關及其防禦方法……(一六)NT女士


### 第四十二號


國際聯盟的厄運……(一七)齊風
國際近事座談……(一八)彭學沛
英內閣在憲法上的地位……(一九)熊保豐
阿伯深尼亞……(二〇)楊周熙譯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 社會週刊目錄

## 第三十七號


世界各國之軍備……(一)黃汲清譯
四論武力與與張會議……(二)許仕廉
遺傳學上兩大潮流……(三)湯鶴逸


## 第三十八號

平民教育特刊一


緣起……(五)張友仁
平民教育三問題底解答……(六)晏陽初
平民教育試驗期內的推行……(七)湯茂如


## 第三十九號


商美政治狀況……(九)袁惇序記
論武力答硯貽先生……(10)許仕廉
遺傳學上兩大潮流（續）……(一一)湯鶴逸
世界各國之軍備（續）……(一二)黃汲清譯


## 第四十號


我們爲甚麼要辦愛國中學……(一三)李璜
世界上磅礴躍動的四大政治中心……(一四)彭學沛
世界各國之軍備（續）……(一五)黃汲清譯


# 家庭週刊目錄

## 第三十六號


兒童家庭的生活……(一)祁伯文
家庭工藝實驗談……(二)鄭大鈞編著
乳兒的營養法……(三)李凌雲華孝剛編輯
兒戲（續）……(三)荷言
家庭小說　文明奴隸……(四)綺青


## 第三十七號


婚姻儀式應當合理化……(五)祁崇煥
家庭工藝實驗談（續）……(六)周大鈞編著
乳兒的營養法（續）……(七)李凌雲華孝剛編輯
家庭小說　文明奴隸……(八)綺青


## 第三十八號


乳兒的營養法（續）……(九)李凌雲華孝剛編輯
家庭工藝實驗談（續）……(10)周大鈞編著
兒童之生物的遺傳……(一一)增瑞譯
蠶豆人……(一二)許興凱
家庭小說　文明奴隸……(一三)綺青



# 晨報社出版部發行

愛的成年　一冊四角
杜威五大講演　二冊一元
小說第一集　一冊五角
小說第二集　一冊五角
愛美的戲劇　一冊六角
心理與生命　一冊三角五分
遊記第一集　一冊四角
自己的園地　一冊六角
智慧測量　一冊四角
戴東原二百年紀念論文集　一冊七角
偵探小說義賊畢加林　一冊六角
偵探小說道義之交　一冊三角
社會小說劇本人世地獄　一冊四角五分
劇本關人的孝道　一冊二角

匪窟生活　一冊三角
人與自然　一冊五角
史地新論　一冊七角
遊記第二集　一冊三角
一冊六角
一冊二角
偵探小說狂婦女健康人
羅素社會結構學　一冊一角三分
晨報五週年增刊號　一冊三角
晨報六週年增刊號　一冊六角
五卅痛史　一冊五角
新英雄主義　一冊一角
柏女士演講討論集　一冊四角
晨報正張合訂本　每冊三角全年三元
晨報副鐫合訂本　每冊三角五分全年三元外埠寄費每冊三分

短月一期二元
外埠另寄郵費
照書價加一計算不通匯兌地方可用一分四分郵票代價九五折算

『落葉』序　徐志摩
在赤羊城裏　N·T女士
「我想」　蹇先艾
菌子（續）　從文
活財產（續）　契訶甫作　趙景深譯


中華民國十五年七月三日　星期六

# 『落葉』序

徐志摩

這是我的散文集，一半是講演稿：「落葉」是在師大，「話」在燕大，「海灘上的花」在附屬中學講的。「青年運動」與「政治生活與王家三阿嫂」是為始終不曾出世的『理想』寫的；此外三篇——「論自殺」，「死寂忌日——談革命」，「守舊與「玩」書」——都是先後在晨報副刊上登過的。原來我想加入的還有四篇東西：一是『吃茶』，平民中學的講演，但原稿本來不完全，近來幾次還動以後，連那殘的也找不到了；一是「論新文體」，原稿只剩了幾頁，重寫都不行；還有兩篇是英文，一是曾登「創造月刊」的「藝術與人生」，一是一次「文友會」的講演——『Personal impressions of H. G. Wells' Edward Carpenter and Katherine Mansfield』——但如今看來都有些面目可憎，所以決意給割了去。

我的懶是沒法想的，要不是有人逼着我，我是決不會自己費心來印什麼書。促成這本小書，是孫伏園兄與北新主人李小峰兄，我不能不在此謝謝他們的好意與助力。

這書的書名，有犯複的嫌疑，該得聲明一句。「落葉」是前年九月間寫的，去年三月歐行前伏園兄問我來印書，我就決定用那個名子，不想那近郭沫若君印了一部小說也叫「落葉」，我本想改，但轉念同名的書，正如同名的人，也是常有的事，沒有多大關係，並且北新的廣告早一年前已經出去，所以也就隨它。好在此書與郭君性質完全異樣，想來沫若兄雅氣大，不至拿冒牌貨替的罪名來加給我吧。

末了我謝謝我的朋友一多因為他在百忙中替我製了這書面的圖案。

○　○　○

上面是作者在這篇序裡談得彈明的話；我還想順便添上幾句不必要的。我印這本書，多少不免躊躇，這樣雜篇雜湊的東西，值得留成書嗎？我是個為學一無所成的人，偶爾弄弄筆頭也只是隨興，那夠得上說思想？就這書的內容說，除了第一角「落葉」反映前年秋天一個異常的心境多少有點分量或許還值得留，此外那幾篇都不能算是滿意的文章，不是質地太薄，就是筆法太亂或是太鬆，尤其是「話」與「青年運動」兩篇，那簡直太『年輕』了，思想是不經爬梳的，字句是不經洗鍊的，就比是小孩拿木片瓦塊放在一堆，却要人相信那是一座皇宮——且不說高明的讀者，就我這回自己校看的時候，也不免替那位大胆厚顏的「作者」捏一次把冷汗！

我有一次問顧頡剛先生他一天讀多少時候書。他說除了吃飯與睡覺！我們可以想像我們「古史辨」的作者就在每天手拿着飯箸每晚頭放在枕上的時候還是念念不忘他的『禹』與他的『孟姜女』！這才是做學問；像他那樣出書可以無愧。像我這樣人那裏說得上？我雖則未嘗不想學好，但天生這不受羈絆的性情，一方在人事上未能絕俗，一方在學業上又不肯受過拘束的訓練，結果只能這「秋來嗜」式的東拉西湊；近來益發感覺到活力的單薄與意識的虛浮，比如階砌間的一回止水，圍繞着的時刻有枯竭的恐怖，那還敢存什麼「源遠流長」的忘想？

志摩　六月二十八日，北京。

# 在赤羊城裏

N·T·女士　甘尼管譯

「赤色的廣州」上海人常常這樣說；「他們是俄札維克」香港的人更進一步的說。你常常要到羅聯願同之如何弄權，共產軍之如何威武。他們怎樣之如何精良。倘若你走近廣州，你會能聽到更多的迷魂故事。

一聲憔悴的悲嘆襲擊着從沸騰的長堤來的「背風」。繁盛的珠江岸旁泊下無數的船隻，然而現在的情形却不好往昔了。

英國船隻不能直接駛入廣州，外人必須在沙面上岸，然後渡過的雙橋廣州。這是為六月二十三慘殺事件，粵人即起始仇英的原故吧。六月二十三給與粵人心靈上重大的創痛，然而中外相互的仇隙曲來也很久了。

慘殺事件發生的前十天，黃埔軍校的黨軍已完全將滿蒙客軍驅平，六月二十二的游行是擁護九冊案而舉的。大隊中有男工，女工，學生，商人，各補新軍隊旁全副武裝的掩護着游行，從大東門一直浩浩蕩蕩的擁到海邊的沙基。猛然間砰然一聲，連續的就是三響。中國人說沙面維多利亞旅館二層樓一個巨人身彈的；英總領却推委到一個俄人身上，說是有一俄人預先伏在樓頂，看準機會的。這事的結果慘慘，但不必贅陳的道理了；我們最好注意到因這事而發生的補救本事。

自從那天起，發結在廣東人心靈上的佛念突然的放出猛烈的火燄。所謂對英經濟絕交的政策居然連續進行以至今日。香港對粵的輸入額在五個月之內從二，二五，二七九噸降低為二六六，九三

○噸。倘若英資託他國船隻僅運到廣州，彼能工委員會的發覺是奇沒收歸公的。沙面沒有中國差役以供驅使，入沙面的一道橋自六月二十三起從沒有廣東人的足跡蹈過。香港的華人也舉行同情的罷工，有一次香港的統計告訴我們：一百萬華人已離去香港了。現在他們照樣沒有僕役，泥水匠，鍋爐匠，及成衣匠等等……可謂應無俱無了。他們須自己做飯，自己動手去刷洗。這是索克遜民族住遠東第一回遭遇的羞辱；香港地價從十足的活氣降低到百分之四十，甚至有的低到百分之六十，銀行的汲汲不可終日，股票恐其變成無用的廢紙：這種種不安的現像，常使南海裏一塊乾土的香港感到異常的恐慌。他們在這小島上不能安眠的長夜裏，容易揣想到這邊費經營的小土塊或有一天將從人類的記憶裏永遠消失，歸於烏何有之鄉。

你若然從沙面再走過那座通橋，你會覺出若干世紀變遷的滋味。在中國街上你可以遇着形形色色的景物：魚生的腥臭，鮮紅的蘋果，各樣的蔬菜，烘烘的行人，以及遠市近墟的喧騰……你邁步走通橋時，你立刻發覺你不是二十世紀都會的人生，你要驚異這橋左近地帶的荒涼。沙袋，鐵絲網滿滿的堆在你眼前，沒膝的野草阻你去路，落葉橫飛常常迎面向你打來，小昆蟲的所吐的彩絲然掛着皮膚，使你一陣的騷癢。經過這段原野的綠衫地帶時，你容易和魯濱孫發生同樣荒涼之感。

粵人是很倔强的，此次仇英運動之所以能展續進行，固然由於民氣的激昂，但年來國民政府之刷新，爲民衆運動的後援，也不無小補；然而粵政府之日有起色，則蘇聯的積極幫忙爲不可掩的事實。

一九二三年八月，鮑羅庭應孫中山的電召到粵爲國民政府顧問；鮑氏之前已有蘇聯代表越飛在上海與孫中山一度磋商共同携手的會議。所以在同年的殘冬時節中山在廣州青年會講演有：『我們的視線由西方移到蘇聯了。』的話。

粵政府共有蘇聯客卿三十四人。其中幾乎三十人是有經驗的軍事教練官。客卿中要算鮑羅庭最有神力。

鮑羅庭（Michael Borodin）是很偉大的黑鬚堆着笑容。他在名分上沒有實權，不過直接發施號令；然而人們容易推想到鮑氏是國民政府的後台老板。其實鳴身並邊沒有擁着攻城的巨砲，脚下也沒踏着蘇聯經濟侵略的軍輪。（鮑氏將抵粵時，蘇聯對粵輸入不及二〇，〇〇〇噸）而鮑所以能滿待粵政府的推崇，完全於鮑常大人格的感化力，以及鮑已往代國民政府種種壁劃的成功。

『帝國主義在華的利鋸，』鮑羅庭說，『是在於土地和農民。』因而他重視農產問題。關於打倒帝國主義一層他說：『我們的法則是很簡單的：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組織一個强有力的國民政府。』

現在我們說到廣州的能工委員會。

這委員會是六月二十三後應運而生的，其時正值滬軍新敗，國民政府日形彭漲的佳像，所以這委員會得了不少的聲援。

他們是很有組織的；警察制服充滿了血氣的青年不顯的在通橋的左近巡邏檢貨，臂上帶着紅色的標記——這就是能工委員會的檢查仇貨的人員了；不知者很容易猜疑他們爲爲準而又準的共產軍人。

在我們的結論裡，我願宣告讀讀者諸君：廣東的國民政府確乎是一個很有生氣的政府；將來或能成爲中國國民革命的中心。珠江騰沸着無量熱血，必有奔放中原的一天，到那時節各國在華的利益，更保不穩了。所以爲今之計：各國的澈底覺悟，自動的拋棄一切特殊的利權，以緩和中國民衆的心理，這是解決遠東問題的唯一途徑。

（原文見六月份『Asia』）

譯者按：甘尼曾君（L. S. Gannett）自一九一九年起即充『The Nation』的襄任編輯。去冬來華，觀察遠東政治問題，在粵逗遛尤久。此篇根據甘君在『Asia』發表之『In Red Cafrn』一文譯出。

N. T. 於女師大。

## 我想

奉先艾

我想趁今夜籬邊花影臥，偷登那海天雄部的靈臺，摘取下飛閃的星辰幾點，把他們鑲個珍珠的項圈，親手捧着他去獻給我愛，多麼美麗當伊垂淚胸前。

我想趁今夜松枝舞秀風，分披開淺淺畫的白霧濛濛，摘取天角纖纖的新月牙，那是透明的水晶梳一把，我隨將他拿去贈與我愛，好梳理伊那亂蓬的黑髮。

## 菌子（續）

沈從文

這三年來，在菌子周圍的一切一切，當然多少都有一點不同了！就菌子所知來說，譬如北街上那個屠戶，菌子曾在他手下買過一百多回四兩猪肉一個賣主老板，如今是因爲立了軍功，做了團長了。房東家二小姐，菌子來時才出閣，如今是手邊有了兩個、孩子的守寡母親了。公署中換了五個縣長，這五個縣長據說一個已做了省長，一個病死，以前署中老同事，除了那兩個管卷員外，如今換得一個也不剩了。……還有許多許多，菌子都能覺到今昔的不同爲來。間或想到這些時間上造成的不等情形時，菌子拳過去與現在來比較，『覺得過去一切是要安靜一點，生活也平和一點。來日一天比一天差，不論社會或是人心。菌子還常常發著感慨，以爲先兩年，人心似乎淳厚許多了，如今眞不成事！這些也是很有道理的，菌子在署中，于同事們中保有的尊嚴，一年就不能維持一年。菌子的名字。雖說初來一年就爲同事喊出了名，但當時別人對菌子總還有多少懼懼，除了幾個同事喊叫此外也無人知道。如今則這名字以乎竟傳宕開去，同一個生石到水水面上所起的浪樣，跑到四面八方去了！論力財產保管處那胎毛不曾乾實的小孩子也居然菌子菌子叫起來了。世界眞是變了，從菌子方面所受的迫害來，我們並且可以說世界當眞眞不成壞。

有人會懷疑，以爲既說是菌子的同事都已全換了新的，爲甚前一屆同事爲他取下來的諸類名字還能蟬聯于第五批以後的同事？這我够加一句解釋，你們不知，每此辦交卸的時候，同事就同時把這位菌子的名字，以及性格爲人與乎對付方法，也當成一件正事，交卸給接手的新同事了。所以菌子的名就一直傳下來。菌子因了這名字所得的一切不合理的迫害，也由當同事稱到新同事。

三年來，用日計，折合了一千一百多天，若是把那個由屠戶而做團，做縣後又上山佔據了明山落草，落草以後又攻城把A地東門外房子燒了三百多間示威，又……，一直到招安，升官爲止：要記述一下，怕非要須幅幅冊冊厚的書不能辦到吧。

但一說到菌子，好像用我前面所寫得幾千字，已算得很够了。是眞要是長下去再過三年，菌子沒有遷居人事業也是現的，換了個縣長，一批同事，他還是那個每月三十塊薪水的第一科科員，想來還是

▲新到　寄售書多種
每冊九角　一冊四角五分
一冊四角五分
北京初版講義第三集　每冊九角
教育實驗法　一冊四角五分
兩版通

實學月刊第三期出版
北京清華大學研究院實學社
實價二角各書店各大學代售
北京政府與恐怖狀態（純）
混亂公廨案交涉的前途（松）
北京國立教育破產嘆（文）
法國新內閣的計劃（松）
英日俄的經濟手段（召）
重庫是什麼局面

唐有壬

沒有什麼感動的。要園子在一定生活中發現自己新的不同處來眞是不會有的事

園子根本上就像一個思想安分的人，沒有要求，縱有，也就是希望另一批新同事來少對他作弄一點而已。實際上，他是那麼，每一個眼前所來的一天都如過去的任何一天，除開放假，寒暑無異，他都是規規矩矩到辦公室去辦公，接受同事們各在家中就預備下來的各樣新鮮取笑方法。

回到家後，做完我才所說那種照例生活後，就躺在自己那具很精緻潔淨，京綢緞被面，花洋布新式扁枕頭的床上去，做一點比較上使自己平靜一點的夢。做些夢有時是對于同事的復仇，所以當然不免比普通時的園子要激烈點」，不過大多數說來，在夢中的園子，依然還是白天我們所見到的園子：一個目模：怕生事，愛和平，極其忠厚老實，對暴力迫害，所守的還是無抵抗的消極的主義。

他常常在夢中覺得到這是夢中，夢中是可以恣意同人打罵不怕上司的處罰的，于是預備搭衣袖起身對同事用力施報復了，最不幸的是最後還是被別人用一隻破襪子或一個紙球，口喊法寶來了，把園子驚倒于地，醒來心只是突突的跳。他有時又夢到在家中正賣鷄子，一匹小小的灰色老鼠從脚下竄過去，且停在對面那字紙簍旁觀望自己。有時又夢到殺幾個同事包圍，一個同事正揚起手喊打打，自己急得無法解脫，想化一隻什麼鳥雀飛上天去，或口中念念有詞，縱不透到別處，同事們爲隱身法所蒙蔽，把自己所在地就廢過了。賣鷄子見到小小老鼠，那是事實的再現；被同事包圍，也是事實的再現：其不同處，就是事實上爲同事們壞惡的言語所攻擊時，想化一隻鳥總無從變化，在夢裏，則居身上腋下長了一對翅膀，一振動，就離開同事的攻擊火線以外去了。或者雖仍然立在衆同事身邊，但同事肉眼已不能再見到。園子又有兩次夢到如新升了科長，三年中只有兩次做這類夢，自然不能說是園子不應有的野心。

又做了一次自殺的夢，夢到如同事逼迫不過，當到衆人面前就用裁紙刀自刺死了，倒在地上，身邊流了一灘血，且寫了一封遺書給縣長，說同事們怎樣怎樣的壞，直到縣長把遺書讀完，也流下淚，說這人可憐，登時就把凡是欺侮過園子的同事都叫去爲園子執紼送喪，于是園子就滿意醒了。……

園子的夢，自己所能記憶，而又很多的，就是夢中還不能透出同事獨在一地方去辦公，總是那幾個同事假裝的揑起拳頭喊打，事實上有些同事已早離了縣署往別處去了，但夢裏則凡是那幾個頂對薄的總在場。當到自己搖身一變，自翅膀生出以後，剛要到飛去時，或又被一個同事扯到一隻脚，落下地來，或身上雖有翅膀竟無從上飛，或翅膀被一個同事用力奪了去，（想要念借十遍的咒，則地上先爲同事念了指地畫鋼符），傍徨無所措手足，和到事實一樣，把自己圍到一羣瘋狗樣的同事中間，讓幾匹瘋狗候龍來就咬，或又不咬，總之，逼得自己快要昏迷時才得救。

在A地方，如今大約還有個園子存在著。

三月西山小家庭

## 活財產（續）

俄國契訶甫作
趙景深譯

這些眼淚和這些話打進格羅和士基靈魂的深處。格羅和士基要胆怯的看着麗沙灰白的臉，絞着雙手。

他要胆怯的說：「樊亞，去睡罷。」

「我就走……米學佳，來……上帝來審判我們……我一想到我的妻做了奴隸，我就睡不着……但這不是格羅和士基的錯……實是我的，錢是他的……拿錢換貨，一點也不錯。」

白天樊亞也不能安穩的讓格羅和士基過日子。格羅和士基所非常恐怖的，就是他常在麗沙身邊。他同她去釣魚，講故事給她聽，偕着她散步，有時格羅和士基有病，還同她坐着車子出去玩，不知到什麼地方去，夜夜的不回來！

格羅和士基咬着唇想：「這是暴虐的，不人道的。」

格羅和士基欲罷不能的和麗沙接吻。他沒有那些密一般的吻簡直不能生活，當着樊亞的面接吻實在難爲情。這眞是苦惱。苦命的人兒感到被棄了。但不久命運又憐憫他。樊亞忽然一個禮拜沒有回來。客人約了他同到一個地方去了。……米學佳也帶去了。

有一個晴明的早晨，格羅和士基散步回家，一臉的喜色。

他揉着手向麗沙說：「他來了。我很歡喜，他來了！哈——哈——哈！」

「你爲什麼笑？」

「他帶了好幾個女人來。」

「什麼女人？」

「我不知道。……他有了女人是一件好事，……一件頂頂好的事，眞的。……他依舊像個少年人的樣子。到這裏來！你看！」

格羅和士基引麗沙到露台上，指着對面的別墅。他們都大笑起來。這是很好玩的。樊亞站在對過別墅的露台上微笑。兩個黑髮的女子和米學佳站在露台下面。女子們正在歡笑，高聲的說着法國語。

格羅和士基說：「法國女子。在我們這邊的那個長得還不錯。輕佻的女郎，但那不要緊。輕佻的也有好的。……但他們實在走得太遠了。（下句倘說出來，應該是「恐怕有點靠不住。」——譯者註）」

有趣的是，樊亞在露台上俯下身來，伸着長臂，圍着一個法國女子的肩，將她舉在空中，放在露台上，嘻嘻的笑個不住。把兩個女子都舉上去了以後，又把米學佳也舉了上來。女子上去以後，又跑下來，這樣繼續的做。

格羅和士基看到這種情景，低聲說：「好力氣，嘛！」這種工作繼續了六次。這兩個女子很可愛，將她們的衣服吹起，她們也不以爲意。當女子們到了露台，把腿勝到欄杆上的時候，格羅和士基羞愧的低下了眼睛。但麗沙只是望着笑——她的意思怎樣呢？她以爲這並不是男子自己的行爲不正，實在是女子們不好。

曉間樊亞跑來，煩惱的說，他現在要管家務了。

他說：「你一定要以爲她們是誰是誰。她們實在是法國人。她們尖聲的喊叫，喝酒。……我們全都知道：法國人生來就是這樣的——簡直不可救藥……王子」樊亞又說：「送不多無代價的給了我。……他說：「帶去，帶去……」將來我一定要把你介紹給王子。一個有學問的人！他不停的寫，寫……你知道她們的名字麼？一個叫芬麗，一個叫衣撒白勒。……即此便是巴洲，哈——哈——哈！……西方——再會！」

樊亞平靜無事的別了格羅和士基與麗沙，又去忠心報効他的女子們去了。整天談笑聲和杯盤聲從對過別墅裏發了出來。……電燈一直燃到深夜不熄。格羅

現代評論 第四卷第八一期六月二十六日出版
時事短評 往青之夢 人口問題的討論 廣州的近狀
第三卷合訂本已出版
木鈴 楊蔚恭 劍鋒

和士基又幸福起來……終於在長期的煩惱後，他又感到快樂和平靜了。樊亞有兩個女子，還不及他有一個女子的快樂。但是可嘆，命運眞是有良心。命運彷彿同格羅和士基，麗沙，樊亞，米學佳開玩笑。……格羅和士基又失去平靜了。

十天以後，有一天早晨，他醒得很遲，跑到露台上一看，把他嚇了一跳，非常憤怒。在對過別墅的露台下站着法國女子，在他們中間的是麗沙。她一面談話，一面時時看着自己的別墅，好像在看那個暴君醒了沒有。（格羅和士基看見這種情形，自己這樣解釋。）樊亞站在露台上，把袖子卷了起來，舉衣擻白勒到空中，以後是芬麗，以後是麗沙。他舉起麗沙的時候，格羅和士基覺得他是在擁抱她。……麗沙也勝起一隻腿上了欄杆……唉，這些女子！全是女面獸身的斯芬克斯，全都是的！

麗沙從她丈夫的別墅裡回家，躡着腳尖走進臥室，彷彿沒有這麼一回事的一樣。格羅和士基面色灰白，帶點消耗熱症的紅暈在那裏，彷彿一個人快斷氣的一般。

看見麗沙，他就從床上跳了起來，在臥室裏踱來踱去。

他高興的敷說道：『你歡喜這樣做，是不是？好呀！多謝你呀！太太，這是叛逆！這是不道德！讓我來告訴你！』

麗沙面色灰白，自然哭出了眼淚。女子們愛的這件事是對的，又是屬又是眼淚，倘若良心上覺得是錯的，那就只有眼淚，沒有罵。

『跟這些壞種在一起！這……這……這……是比一切非禮的行爲還要壞的！你知道她們是些什麼人？她們是秘密女子！下流貨！你是一個尊貴婦人，怎麼也跟她們在一起，況且他……他！他要什麼？他還想要什麼？我眞不懂！我已經給了他我的一半財產了——我給他很多錢！這事你也知道的！我自己所沒有的也給了他。……我幾乎一切都給了他。……而他！你親熱的稱呼他，我也算了。他阻止了我和你散步接吻的機會，我也算了。……一切我都可干休，惟有這件事不得干休。……一定要讓個你死我活！不是他走，便是我走！我不能再像這樣孤立的生活下去！你自己能夠明白！……不是他便是我。……夠了！杯邊已經滿了。……我已經忍受了許久了。我立刻去和他講話——這一分鐘！總之，他是什麼東西？他配在誰面前擺架子？哼，不配，……他不配把自己太看重了。……』

格羅和士基說了許多帶刺的利害話，但並不一立刻去……他胆小而且卑怯……三天以後他躲到樊亞那裏去。

他走到樊亞的房裡，嚇得口都合不攏來。他想不到樊亞會有這樣闊氣！天鵝絨的帳幔，極貴的椅子……地毯也極講究，使人踏上去都要感到慚愧。格羅和士基看見過許多同時代的富人，但他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富麗。……他看見這些東西，感到混亂的煩惱，不知怎的，他走進會客廳，會得震恐起來——盤子四散在鋼琴上，還剩了些麵包屑，一個杯子放在一把椅子上，桌子底下有一隻靴子，裡面有一塊破布。……果殼散堆在窗子上。

格羅和士基走進時，看見樊亞不像平時修飾得整齊……面孔紅紅的，頭髮也沒有梳，穿着便服，自言自語，在房裏踱來踱去，顯而易見很是激動感情的。米學佳坐在會客廳的睡椅上，哭得刺耳，使空氣也震動着哭聲。

樊亞看見格羅和士基來，便說：『格羅和士基，難爲情得很，房裏這樣亂……房裏這樣亂……請坐請坐！我簡直過的亞當夏娃原人的生活了，請不要見笑。……眞亂得不成樣子！我不懂我自己怎麼還住得下，我眞不懂！叫僕人做，僕人又懶得做。天氣不好，樣樣東西都貴。……不許哭。』樊亞立刻跑到米學佳面前喊了起來，『不許哭，我告訴你！小畜生，還不閉嘴麼？』

樊亞拉着米學佳的耳朵。

格羅和士基帶着哭聲說：『樊亞，你是叛逆！你怎麼待小孩這樣待法？那眞是……』

『好、我是讓他不要哭……不要哭呀——我替你揩揩淚！』

『可愛的米遐，不要哭。……父親不會再打你。樊亞，不要打他，他還是個嬰孩呢……你你……你要不小馬？我要送你一匹小馬……你眞是狠心呀……』

格羅和士基停了一停，然後說：

『樊亞，你的女子們好麼？』

『不要提起。我已經無禮的把她們趕出去了。……小孩要長大起來……父親應該做個模範。……我要是獨自一人就好辦了。……再者，我帶她們又有什麼用？嗚，……這眞是趣劇！我和她們講俄國話，她們回答我法國話。她們什麼都不懂——樣樣都呆敦。』

『樊亞，我有事到你這裏來的，我們且談一談……哪……這也不是什麼特別事情。……三言兩句可了……眞的，我想要求你一件事。』

『什麼事？』

『樊亞，你能離開這裏麼？我們很高興你在這裏；我們很願意的，但是有點不方便，你知道麼……你要明白我。這樣是很難堪的。……你我都很難堪……我們應該分開……這是很要緊的。恕我這樣說，但是……你也該自己想想，自然，像這種樣子，住在對門，使……人回想，……這是……不是回想實在使人難堪。……』

『是的……本是這樣，我自己也想過了。很好，我不久就走。』

『我們將十分的感謝你……樊亞，相信我，我們要時時想到你待我們的好處。你的犧牲我應……』

『是的……我只有一件事不好辦。這些東西你叫我怎麼帶去呢？我說，你把傢俱買了去罷！你以爲如何？不貴，八千，……一萬……傢俱呀，馬車呀，鋼琴呀……』

『好的。……我就給你一萬……』

『好極了！我明天就走。我要到莫斯科去。這裏不能住。樣樣東西都貴！用錢像用水一樣……還沒有出門，就花了一千！我不能再像這樣過下去了。我要把小孩撫養成人……感謝上帝，你願意買我的傢俱……這樣身邊可以有點錢，不然我眞要破產了……』

格羅和士基起身，離開樊亞，高興的回到家中。晚間他送給樊亞一萬卢布。

第二天清早樊亞和米學佳已經到了費呵多脫了。

（三）

數日倏已過去，春天又來了。和春天同來的，是暗和的天氣。生活是無聊無恨，太地看起來格外美麗了……溫暖的風從海邊吹來，從空曠的鄉間吹來。……地上滿生春草，樹上新葉也顯出一片綠色。自然的新生命在那裏躍動，並已穿上新衣。

我們以爲，既然自然界的一切更新，年輕而且新鮮，當然新希望和新要求也能在人心裏掀些波浪，……但這却很難使人的生活更新。……

（未完）

晨報社出

水晶墨水　英文常用字典　民國言行錄　實用銀行簿記　上海商務印書館　四角　七角　六角　二角　一元二角

男女性原觀論　學的人生　理財學　倫理學　上海商務印書館　一元五角　二元五分　二元二角

點石齋　玄武湖之秋　上海商務印書館　七角　二角　六角　一角五分

墨子經濟思想　老子經濟思想　商務印書館　一角五分　一元

太平洋與中國　六月十三日　普通運動會　一元　一元〇二

戀愛與結婚　蘭麥耳著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二角

晨報副刊

第一四一三號

五年七月五日　星期一

中華民國十

目錄

羽衣　菊池寬原著　湯鶴逸譯
友　菊池寬著　湯鶴逸譯
活財產（續）　契訶甫作　趙景深譯
神與和中國人　梁佩袞

# 羽衣

菊池寬原著　湯鶴逸譯

三保松原的近處，說起漁夫伯龍，大概人都曉得，他住漁夫中間，算是個美男子，愛漂亮，更加上好色。

他到現在過了四房妻子，尤其是第四房的妻子，係久能山麓富翁的姑娘，因爲醉心伯龍曳網的姿態，特帶了多少財寶來嫁他，但這個女子，跟了他兩年，他也漸漸厭倦起來，後來並沒有重大理由，又同她離婚了。

『伯龍要受天罰啊！和那樣好的妻房離了婚，還想求甚麼樣的女子哩，他從今怕要斷送盡女子的命運能！』大衆都在非難伯龍。

但伯龍無論對甚樣的女子，不要多久，便生厭了，只要半年同住在一塊，女子的秘密，他全都曉得了，及至住到一年，甚麼趣味甚麼笑樂都已消失，若到兩年，鼻子挨着嘴，無論怎樣，再也不能耐下去了。伯龍自己也常想着，凡屬女子，爲甚麼這樣即刻就叫人生厭？自己也感着無味；世間的夫婦，雖到不感性慾的興味時，常有兒女及勝敎來作連繫，我們萬做不到。

故伯龍，人雖說他『怕要斷送盡女子的命運』的壞話，其實他也原非像這樣的無情，只是他無論對甚麼樣的女子，最初驚異，其次滿足，再次便感着平凡了，及至變了平凡以後，便成惰性了，所以結局，只有幻滅一途，在他自己，也很明白。

他自是以後，便度閒散的獨身生活了，於他倒也快樂，因爲自一人，也沒有遠出做事的必要，只到鰹魚季和鯛魚季，稍稍着神出去打魚，平常只一人起臥，很覺輕適。

前曾說過，伯龍是個美男子，並且愛漂亮，所以他雖不想接近女子，女子知道他的多情，多反來接近他，獨他對女子，雖巧至應付，但到某程度以上決不深交，他很曉得一種深交，便要結婚，結婚同住以後，又要變成一種幻滅。

某年春天的早晨，正是開始釣鯛的時候，他原打算那日要去到海灘，及他的脈時，已近七點鐘了，濱邊的漁舟已全出去打魚去了；但他也別無懊悔，悠悠然走向海濱；

那日的天氣，爲平常所無，微風徐動，波靜海青，光以富士山對面松原的松梢，彷彿近在前邊，秀氣可掬，甚至平常見慣的濱邊的白沙，也覺奇稱耀如銀，他對此景色，不覺心醉。從自己的住家，行到近半里的路程（日本半里約中國八里有餘譯者附注）突然空間像散了甚麼香料一般，發出一種芬馨的香味，又聲着有未曾聽慣的一種樂音，傳來耳底，他驚了一跳，抬起頭來，仰視太空，空際更有比櫻花還美的花瓣，在那裡碰撞橫飛舞；

伯龍喜極想一定有甚麼可喜的奇蹟，戰戰兢兢的張望着他的四周，突然看見在半町遠的對面，一個高不過一丈上下的小松枝上，掛着一件白衣，隨着春風在那裡飄動。

他覺得必有原故，頓頓走到松樹下邊，仰攀松枝，急忙地早把白衣鉤下來了，白衣白過素絹，輕於羽毛，簡直沒有一點重量，輕飄飄地落在他的手中；

他翻來覆去映着天光看了一會，覺得是一個女衣，至於是甚麼貴人穿的，他却一點沒有想到，只知這是高貴物品，一定無疑，他好像比釣着一個肥嫩的大鯛魚，還要高興，拿着衣急忙回到家裏去；

他正在想着，突然聽得有人從松林裡走出的聲響，並即刻把他喚住；

『喏！那個衣裳是我的，你拿來做甚？』一個青年女子的聲音，在那裏喊着；

他驚了一跳，見在大松樹旁，有個隱着身體望着濱邊的女子的面龐，長得容光鑑人，非常美麗，當時他看見這個美麗而且赤裸體的女子，不覺淫心大動，他一面抑制住輕薄的微笑說道：

『這衣裳是我拾的，我要帶回去啊！』

女子現出很難堪的樣子說道：

『那是天人的羽衣，不能輕易給人，請你照原來的樣子放下吧；』

女子的聲音，慷然而有威稜，好像飛來就可以拿去的樣子；

原驗的伯龍，稍稍覺得寒傖，但他却毫不氣餒，便說道：

『這件衣裳的主人，果是天人嗎？你不要裝精微怪，我將把牠當作國寶，不能還你了；』明治大正時代的人，每逢要圖私利時，常一定借公共的事爲口實，伯龍亦然，也說將來要送到博物館一類的話了；

天人聽了以後，顯出要哭的子子，說道：

『悲哉，我若沒有了羽衣，便斷絕飛昇之道，永不能重回天上，無論如何，還是請還給我吧！』

伯龍聽了，愈覺得勢，想道：只要把這個羽衣，緊緊握住不放，天人將聽我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爲；於是便把羽衣，覺得很小，——比橡皮製的兩外套還要小——便一步緊一步，將要奔向家中；

天人急舉起悲聲，跌倒於地；他對普通女子的哭聲，雖常聽見，而天人的哭聲，更加十倍的悲慘，聽了幾乎叫人腸斷，因此胡照清波的春陽，也好像隨着稍稍陰慘下來，

厚臉的伯龍，究竟不是惡人，走了十二丈多遠，便停住了脚，回轉頭來，看見哭倒在松根底下震顫的天人态態，心中突覺得悽慘，同時並又興起一種肉感；

沉思有五分鐘久，他便回到天人的跟前，說道：

『看你淌委，像是很痛苦，那麼，我奉還你就是。』

天人很高興的一躍從地上爬起來，

『啊呀！那就教我喜歡了，請還給我罷！』

但伯龍却沒有容易交還的意思，於是他便提出心中所豫想的條件，說道：

『我自看見清委，忽的蹬入蠻喜的迷途，令人渴想不已，你若勉强能做我一月或兩月的妻房，和我同衾共枕，我定把衣裳還你。』

這個於天人，自然像似難題，但看見伯龍頑皮不許的樣子，到底也就斷了念頭，允諾伯龍的要求，約定只做三個月的妻房；幸而地上的三月，只不過天上的三天，僅三天不在，回到天上也能想法子辭解；就說道：

『既然這樣，那麼，請先將衣裳還我；』

『不然，倘若現在將衣裳還了你，你將不和我同衾，就此仍返天上。』伯龍很不願意將衣裳就還他；

於是天人便說道：

『不然，疑惑只化人間幾有，天上是沒有虛僞的。』

伯龍也居然咸信了天人所說的天上的誠實，他即刻便把衣裳還了，天人欣然穿上羽衣，既而叫伯龍携着她的手，毫無嫌惡的樣子，回到伯龍的家中。

漁夫同夥們，談到伯龍的新妻房，都睜着眼睛面面相覷；伯龍和他們相遇時，也很自負不淺；

『喂，你們都說我要斷送女子的命運等等閒話，雖能！雖我現在的妻房！……』

漁夫們一句話也沒有了，都艷羨着伯龍的因緣，自從伯龍的妻房是個天人的話，傳出了以後，甚至有從隣近來看稀奇的，伯龍此際已成了鄉中第一位的幸福者。

實際說來，伯龍住過了十天上下，已對這個新妻房挾疑起來了，雖她生得美麗，看她的姿容，已叫人陶然如醉，而且於性慾方面，也能叫他十分滿意；

他在早晨起來，他却不得不自己做飯，新妻房自己不吃飯，甚至做飯的方法，也都不曉得；並且很喜歡朝寢，伯龍從天初破曉時，便起來做飯，而她尚在抽着安睡的鼾聲，在牀上做她天國的夢；早晨尚可說，一到晚上，他在海上勞動一天倦極歸來的時候，她更屬無情，水也不燒，火也不舉，只毫無情容，呆然坐在櫃下。

伯龍在新婚當時，因很歡愛她，自閉口無言，但過了二十天以後，已再不能更守緘默了。

『喂：你想來到我家，有了多少日了，雖燒開水的方法，你若學得一點，……』

伯龍雖這樣說；天人總是嫣然的含笑無言。

此外更有叫人不滿意的，就是不說話，睡在枕邊，談些打魚的趣事，她也毫不感着興味；甚至想引起她的妬心，告訴前妻的種種好處，她也只是含笑顯出很快活的樣子。

又過了一個月後，某日海上從下午便起了風，及伯龍歸岸，日色已黃昏了，至走進家門，時已九點；

只見天人淡泊的白影，一人獨坐在燈火全無的室中，伯龍到此，自不由得不生氣了；突然向着她的腰部便是一脚踢去；

『還不早點燈的時候嗎？這樣的痴人！』

天人因她的體輕，經這一踢，被飛擲到十幾丈遠，但還是一聲不響，在暗陬不住的蚩蚩的笑着，伯龍到此已無法可施，仍不得不以疲極的身體，去開始淘米做飯。

原來天人生得美麗，性慾方面，也叫他十分滿意。

但伯龍到第二個月，已覺再不能耐下去了。

一日伯龍便對天人謝罪：

『我和你的期約，雖原定三月，今願從我解約，請你早回天上。』

『天上沒有食言的人，……』

天人此時纔開口答道：於是在三月內，終沒有動身，及至天人回歸天上時，伯龍已成了頗重劇的神經衰弱症。

是後伯龍遂長久獨身。

一九二六，四，三十，譯於丹徒焦山僧舍。六，二六，點定於北京。

附注

菊池寛（Kikuchi Kan）爲日本近代有名作家，與武者小路芥川龍之介齊名，他的劇本，多爲人譯成英文，風行英倫，英倫晨報（Morning Post）曾著Dramatist of Japan一文，大加贊許；他係日本帝國大學英文學科卒業，現僅三十七歲，他的創作態度，周作人君所譯的南部修太郎的菊池寛論說得最中肯綮，茲爲供讀者參攷，摘引於次：

「Here is also a man——這亦是說盡了菊池寛作品中的一切人物的話，……他們都有最像人的人相，願意活在最像人的人間界，他們有時發冷酷的利己家，有時爲慘淡的背德者……但無論他們中間的誰站在我眼前，我不能憎惡他們詞屬他們，這就是因爲他們惡的性格或醜的感情，愈是深銳的顯露出來，那感在背後的更深更銳的活動着的素質可愛的人性，打動了我的原故，引近了我的原故，換句話說便是愈玩菊池寛的作品，我便被喚醒了對於人的愛的感情，而且不能不知他同吐「Here is also a man」這一句話了。（原文見現代日本小說集附錄）

## 活財產（續）

俄國契訶甫作　趙景深譯

格羅和士基仍住在那個別墅裏……他的希望和要求小而不精確，依舊集中在麗沙身上，僅集中在她身上，別無他望！仍和以前一樣，他的眼睛老是望着她，一邊流淚，一邊就陷入了沈思：『我是如何的快樂呵！』這個可憐人的確覺得非常快樂。麗沙仍和以前一樣，坐在露台上，不知何故，煩悶的眼還喜歡望望對過別墅和繞着別墅的樹林，從樹林裏望過去，可以聚窺到深藍的海。……仍和以前一樣，她白天大部分消磨在沈默裡，時時落淚，每每使得格羅和士基也辛酸了來。她應該歡祝她自己有了一種新感覺。虫子在咬嚙她的生活力，……那虫子便是苦惱……她非常失意，苦念她的兒子，苦念她的青時愉快的生活。她過去的生活並不特別愉快，但仍覺比現在愉快些。想起以前，她和她丈夫常到戲院裏去玩呵，赴宴會呵，訪朋友呵，怎麼有趣。現在同格羅和士基在一起，靜寂虛空得似死人一般……再者，這裏只有他一個人，又是煩惱，又是松蘭的接着噁心的吻，就好像一個老祖父，又是哭，又是歡喜一樣。

這真是困惱！這裏沒有塞紀耶齊同她作波蘭舞。又沒有尼可來齊，省會新聞主筆的兒子，唱歌給她聽，背詩給她聽。這裏又沒有一張桌子給她放點心待客

▲新到　寄售書多種
馬寅初演講集第三集　每冊九角
教育實驗法　一冊四角五分
兩條腿　一冊一角五分
中華書局啓

北京清華大學研究院實學社
實學月刊第三期出版
實價二角各書店各大學代售
（純）北京政府與恐怖狀態
（松）馮公麟案交涉的前途
（文）北京國立教育破產嘆
（松）法國新內閣的計劃
（召）英日俄的經濟手段
道尊是什麼局面

清有汪

這裏又沒有老保姆紀來西摩夫那常常在她面前嘮叨。說她糖吃多了……一個也沒有！除了睡覺，鬱悶以外，沒有別的。格羅和士基却很歡寫這種寂寞，但……他却歡喜錯了。他爲了自私，將愛情很快的用完了。五月初，氣候似乎也在入了戀愛之網，微喘着快樂。便在這時，格羅和士基失去了一切：他所愛的女子以及……

那年樊亞又到克里米來了。他不住在對過別墅，只是無聊的走着，帶着米遲，過一城又是一城。他終日吃，喝，睡，賭，消磨時光。他不想打魚，也不狂喊，也不愛法國女子了。自然他被法國女子騙了些錢去。他，人漸漸的瘦了，已經不像以前那麼微笑，現在歡喜穿帆布衣服了。樊亞時時到格羅和士基的別墅裏來。他帶糖，水菓，甜食給麗沙，似乎是想消除她的悒鬱。格羅和士基對於這事倒也不在意，特別由於他坐的時候很短，並且也不常來，況且他想，米學佳說不該剝奪見母的權利。樊亞來時，打開送的東西，說了幾句話就走。而這幾句話又是對格羅和士基說的，不是對麗沙說的……他對於麗沙只有靜默，這使格羅和士基很放心；但他應該記得俄國的一句俗話：『不怕狗咬，單怕狗不吵。……』一句很利害的俗話，但在實生活有時却還用得着。

有一天格羅和士基正在花園裡散步，忽然聽見兩個人談話的聲音。一個是男子聲音，一個是女子聲音。一個是樊亞口氣一個是麗沙口氣。格羅西士基在旁竊聽，氣得面如死灰，輕輕的走向說話人面前。他便隱身在紫丁花後仔細偷聽。

他的臂和腿都僵了。一陣冷汗落到眉毛上來。他抓了幾株紫丁花，恐防跌倒。一切都完了！

樊亞的臂圍着麗沙的腰向她說：

『吾愛！我們將怎麼辦呢？這似乎是上帝的意思，……我是一個痞子……我負了你。我受了 Herod 金錢的誘惑（註）Herod（B.C488-425）是希臘的歷史家。據說政府曾以二萬五千金酬他。此地借以爲喻。

，如今只剩了苦惱，就是有許多金錢又有什麼用呢？除了憂傷和誇富以外沒有別的！沒有平靜，沒有快樂，沒有住處……這就好像一個肥胖的廢人，雖是沒肥，却一步也動不得。……你知道安格夏卡已經做了秘書長了麼？安格夏卡，那個蠢傢伙！我辭了職他……天哪……我失去了你，我失去了我的快樂。我是一個痞子，我是一個下種，將來受末日審判，你想我將如何懼怕呵？』

麗沙哀哭道：『樊亞，我們走罷。我罔得很。……我罔得死。』

『我們辦不到。錢已經拿過了。……』

『那麼還他就是。』

『還倒不錯，只是……唉……我全都花了。我的小姑娘，我們只有屈服。上帝在懲罰我們。我，爲了我貪財；你，爲了你輕浮。我們是該受苦的。……我們還是死了的乾淨。』

樊亞的宗教感情逐漸增加，舉目向天祈禱。

『但我不能再住在這裡了：我失意得很。』

『你叫我有什麼法子想。我也失意呀。你以爲我沒有你能夠快樂麼？我是慢性自殺！我的胸漸漸出了毛病了！……你是我法律上的妻，我的肉的肉……一塊整肉……現在你却在人家家裏受苦！我却在這地跑來……尋你』

樊亞俯身麗沙低語，其實聲音很高，戀碼外都可以聽得見：

『麗沙，我晚間到你這裏來……不要急……我就住附近我呵多沙……我要常住在你近處，直等到我把事情辦好……不久我就可以把錢湊集起來，一個小錢也不少！哎——呀——呀－什麼生活呵！困倦疾病，……我的胸壞了，我的胃也壞了。』

樊亞停止了說話，現在該麗沙說了。

……天哪女子真殘忍極了！她哭着訴看，把她愛人的缺點，她自己的痛苦，全都列舉出來。格羅和士基在旁竊聽，覺得他自己是個惡人，是個罪徒，是個謀殺者。

麗沙的結論是：『他使我失意。……』

樊亞同麗沙接吻告別，走到花園門前，格羅和士基早已立在那裡等他了。

格羅和士基說話好似死人，『樊亞，你們的話我全都聽見了。你實在不應該這樣但我也不罵你。……你也愛她，但你應該知道她是我的。我的！我沒有她就不能生活！雖道你連這點也不懂麼？就算你愛她，你失意……我不是已經給了你錢補償你的犧牲麼？爲了上帝的原故，走罷！永遠離開這裏罷！，我請求你，不然你就殺了我……』

樊亞沈著的說：『我沒有地方去。』

『哼，你一切都浪費。……你眞是個神經病者。好……青里戈夫省我有點房產，你到那裏去罷。你如願意那所房子我可以送給你。那是一塊小地，很好……說實話，很好的！』

樊亞露齒笑了。他忽然覺得他自己坐九霄雲裏。

『我願意送給你。……今天我就寫信給我管地的人，給他一封保證書，說是你已將那塊地買了去。你對人家說，也不妨說是買來的。……我請你，走罷。』

『很好，我就走。我懂得了。』

『我們去找中人去，……立刻去。』

格羅和士基高興得了不得，立刻去賊馬車。

這天晚上，麗沙坐在常和樊亞私會的地方，格羅和士基跑到她身邊來。他坐在她旁邊，握着她的手。

略爲沈點了一會，他問『麗沙，你悶得很麼？你憂傷麼？我們何不出去玩玩呢？何必老是坐在家裏呢？我們去散散步，快活快活，找幾個朋友……好不好？』

『我不想出去，』麗沙說時，灰白的臉轉向樊亞常來的一條路上。

格羅和士基略略一想知道她的心事，她是在等樊亞。

（未完）

## 神鬼和中國人

梁佩袁

中國人是一個鬼神極多的國家，除過我們自覺以外，外國人的記述，更爲有趣，以研究中國宗教著名的德格魯特教授De Groot 曾說：『世界上再沒有一種民族比中國人更怕鬼，也再沒有一種民族能發明比中國更好的制鬼方法。』（The Religion of China 三五頁）『中國人的萬有靈魂說，相附存在的信鬼教，使中國人常得到不快樂。因爲最不快樂的事，莫過于有成千成萬可怕的東西，無時無地不在生活的路上以危險等着。如果上帝使人類有一種宗教的意思，是要使他快樂，那末，中國的宗教，一定不是上帝形成的宗教！』（同書六一頁）。『孔夫子分鬼爲三類：居于山林的鬼，水中的鬼，及地上的鬼。山林鬼最可怕……』（同書九頁）。

不差，中國的鬼神是極多的：天有天神；地有地祇，日有日神，月有月神，有風伯，有雨師，有二十八宿，雷公雷母，山神水神，門神竈君，先農先蠶，司命司祿，壽星靈星，即不連後世佛教近來帶來的玉皇觀下的神，西天古佛的神，十八層地獄的神，一時也數算不清。中國本來的神有多少！鬼的敵目更多，死一個人，就生一個鬼！我們看了這許多鬼神，不免要和德格魯特抱同一的感想，替中國人頭疼！我們怎樣會有了這許多的神鬼？我們要這些鬼神幹嗎用？現在不妨把這些鬼神研究研究，看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中國本來有的神鬼，儒家和道家信的，各不相同。不過總不外是出在自然

死人之嘴唇　國中婦女的戀愛觀　一冊四角
現代評論　第四卷第八一期六月二十六日出版　一冊二角
時事短評　第三卷合訂本已出版　一冊五角五分
東藩之禍　一冊四角
文藝論集　一冊九角
通信處　上海四馬路　楊譯恭　劍僧
廣州的近狀

現象上，或人事現象上，這些神，是因天然或人事的東西而與以神鬼的名。此外還有更多的神鬼，如關公杜主老君等，是因人死後而化爲神的。我們現在即從這兩方面下手研究：（一）屬于自然現象上的神鬼，（二）屬于人死後化的神鬼。

（一）自然現象上的鬼神——凡屬初民的社會，沒有不把自然現象當作一種神奇的東西，以爲有神鬼在其間爲之主宰。所以世界上最初有的宗教，無不是多神或多鬼的形式。特耳 Tieh 把他們統名爲『自然宗教』Natural Religion，以其特點在相信自然現象中，如風雲雷火山川等，都有神靈存在，因而平于人自己所造的器用什物，也都以爲有鬼魂附託，所以孔德 Comte 又稱他們爲拜物教 Fetishism，近來佛萊爾 Frazer 始按初民的思想觀念上講，定他爲『有生說』Animism。

初民所以要有這樣的信仰，早年斯賓塞 Spencer 就說是起於人類的恐怖心 Fear，法國杜爾康 Durkhiem 一派主張 Group Theory 的人，雖然不贊成這種解釋，但是其他的說法，也只能說的一面。迭更生 Dickenson 解釋希臘人古代的宗教說：『我們試端想古代人類的心理，其首先遇到的，即是他們覺的自然勢力的迷惘與恐怖。赤手空拳的他們，時時在極可怕極危險的無數東西掌握中：火要燒，水要淹，烈風雷雨是摧殘毀滅。有時也能仁慈：有暖和的日光有涼爽的細風，可惜這些却很稀少，很不長久。不過無論如何，但凡可能有的各樣情形，都要遇到，決不會遺漏……於是就有一個問題，纏繞住他們的心，不能去開：「這些東西，究竟是什麼呢？」後來，希臘人，和其他有同樣環境的民族一樣，得到解答，不過希臘人去其明白而決定的說：「那是和我們相同的些東西」，他們猜想每種自然勢力，都是神靈的東西，把天代爲人樣的 Zeus，地化爲 Demeter，海是 Poseiden……』如是就逐漸造成許多可崇拜的神鬼。（The Greek Vien of Lief 2—3 P.）這一段描寫，雖然是文學家的『揣想』，但准也有八成近眞。中國歷史上就有一段故事，告說帝堯初引用了帝舜，要試驗他一下，把他『納于大麓』，去『視察原隰』，不料『風雨大至』，『衆懼失常』，而舜則『弗迷』。數千年以後的朱熹說：『蓋謂遇烈風雷雨非常之變，而不震驚失常，非因聰明識智，確乎不亂者不能也』。

看了這個故事，就可知道『烈風雷雨』，是很可怕的，是可以使人『震驚失常』的，數千年後的朱熹還來尚有同樣的感想，不用說數千年以前身歷其境的舜！其寫中國人平現在也是極怕那些東西的。

人類對這些可怕的現象，惟一的處置，就是加以創造的解釋，以假想的說明那些現象的原因。雷響了，說那是雷公發怒，大冰雹來了，說那是天帝降災下民，於是求神祈禱，以平神鬼的怒。這樣遂使原來無希望而只莫名其妙的心理，現在准有了主意。多少變成有希望的，雖不能說一點不怕，但試想和書初未有解釋以前，就純好多了！

中國人所以能有了那麼多的鬼神，起先未必不是因這種心理構成，所以對於天地日月山川……等現象上，都要與以一種神的名目：這種解釋，確可以說明中國那許多神鬼所以發生的原因。

但是我們要注意：這種說法，只是可以認爲中國的鬼神所以發生的原因能了，這種因不了解自然現象，而要用多神多鬼來說明的心理，只可認爲是世界上一切初民宗教的通常原則，在古代的中國人，也不能外于這種原則罷了，假使若就要以這種信仰，代表中國人的宗教，那却是說不過去，中國人直到現在，尚都是多神多鬼的信仰，然而這些信仰，我們應當把他分別清楚，專邊有許多是從印度來的，充滿十八層地獄的鬼，管理陽世和陰間事件的許多神，細察起來，無一個不帶印度的臭味，這一部分的信仰，我們且不論，而除過這一部分以外，中國人對于鬼神，却另有他們特殊的觀念，鬼神能在中國人心理上這樣長久的存留，也有他們特殊的意義，所以，我們若是以『自然宗教』或『有生說』的見地，範圍古代中國人的信仰，未嘗不可以，然而却不能說這就是中國的宗教，如德格魯特所稱爲『萬有靈魂說的宗教』Universalistic Animistic Religion 或『多鬼教』Polytemonism 的樣子，關於中國宗教的問題，現在不能去說，我們只先看看中國人對于那許多自然現象上的鬼神，和「自然宗教」的有些什麼不同，他們對于鬼神的觀念究竟如何，此外再多少說些和鬼神的關係。

中國人信仰的鬼神，和『自然宗教』最不同的地方，第一，是他們對于自然現象，另外已有了相當的解釋，並不命鬼神當作自然界的主宰，以說明宇宙，第二，從根本上說，一切活物的 Hylozoism，神人合一的 Anthropomorphism 鬼神見解，中國人在很早已經知道是沒有，不去相信，第三，中國人經過理智的考量，仍然把鬼神的應在心理上存在確定了，這樣的結果，產生了一種特殊的鬼神觀念，我們在下也就把這三點說明。

（1）在春秋以前，那時人們的思想如何，我們沒法了解，但是我們不能知道他們的思想信仰，却正是可以知道他們那時的信仰，和以後世很少關係，到紀元前六世紀間，我們才看見老子的哲學，老子是一個極明白主張自然主義的，照平常哲學史家的眼光推察，在他以前，一定還有宇宗教的主張，我們所熟知的老子數句話，如：『天地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名之曰大。』俱如此類，不必贅舉。他的特點，在不假信任何神鬼的存在，以解釋天地萬物。他以爲自然現象的生成，全由一種恍恍惚惚的道。這神思想，不惟失却了有神有鬼論的根據，而且積極種下自然主義的根源。使後來的非列一直到淮南子王充漢朝一般思想家，都向這方面走去。

儒家的思想，應當發生更早，但是孔子以前是怎樣，我們也不得確知。惟其數言『天道』，這個『道』究竟是什麼，我們能看到孔子的解釋。易繫辭傳說：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這是說天地是變化的。天地本是固定的，什麼東西在那裏變化且化呢？繫辭說：

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謂陰陽翕動而生變，俱如一往一來一闔一闢的樣子，非如舊解。）……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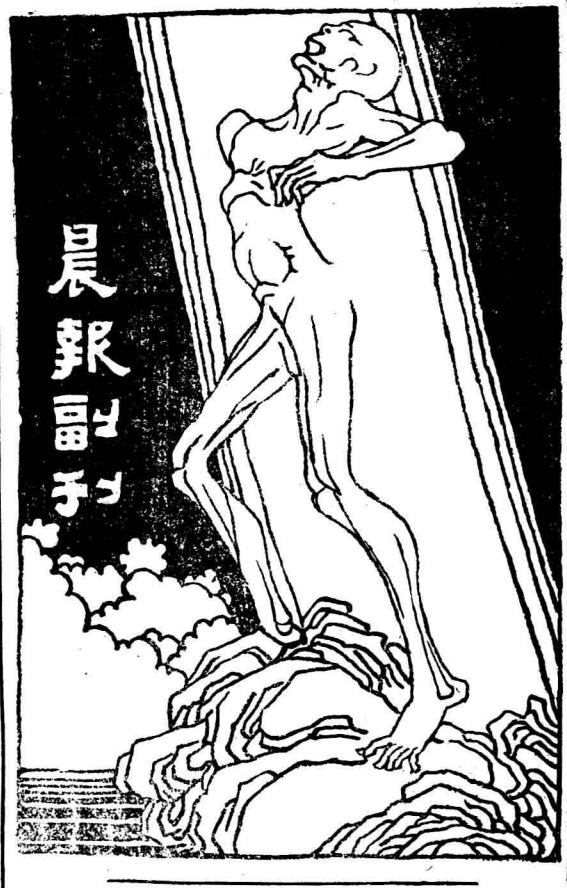
這是說因一陰一陽的翕動而生出變化，以鼓舞萬物，所謂『曲成萬物而不遺』的。又說：

『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

這是說因變化而有了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至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因其象而又形成器。這都是天地萬物，人事器物的根源，都是陰陽的翕動變化來的。天地變化，生出這許多東西，這叫生生不休的易，就是『天地』。儒家雖修有鬼神，然而却並沒有一種或多種的主宰宇宙，擬人的最高存在者。儒家的這神宇宙觀，恰和老子相仿彿，儒家也許根據更較古的思想，揀定陰陽兩種物質，爲天地萬物的根源，而老子却取了『有』和『無』的兩個空名。但在不以活物解釋宇宙的一點上，却同樣都是『自然主義』的精神。

（未完）

晨報社出版
水晶墨水 上等 四角
英文常用字典 一元
蔡孑民言行錄 一元
民國二十年 一元二角
青年修身 秋季 七角
武訓之研究 一元
夜潮 二角
點滴 七角
普通民衆運動 一角五分
墨子經濟思想 一角
南京高等師範學校 普通學會 六月十三日 一角五分
太平洋國際關係 一元
少年維持之預備 四角
男女性的人生觀 一元五角
戀愛與結婚 八角
辯學 五角
修辭學 二角五分
地理 二角
哲學 二角五分
蘇俄 二角五分
魯拜 二角




第一四一四號

中華民國十五年七月七日　星期三

目錄

中國古代成人禮（冠禮）　江紹原
女　芥川龍之介著　湯鶴逸譯
活財產（續完）　契訶甫作　趙景深譯
神與和中國人（續）　梁佩賚
徵求

# 中國古代的成人禮（冠禮）（續）

江紹原

（三）

我們已根據儀禮士冠禮篇，敘述士階級的冠儀，雖則我們不承認儀禮一部書是周公或孔子制的禮經，而只說它所著錄的許是流行於『戰國時代』的相傳的禮。士的冠儀既然如此，大夫，諸侯，天子的又如何？ 黃以周提醒我們過，儀禮裏的士冠禮，可說是「兼士自冠及士冠其子」而言的。 此刻我們討論天子諸侯大夫的冠儀，也要兼顧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子。換言之，我們的問題是：——

天子諸侯大夫及其子的冠儀，與士冠儀同否？ 如不同，不同在哪裏？

討論這個問題之先，我們最好約定一事算是我們的規條：不必否認自然的事實上難免的異不同，但是事實上本沒有而由後人虛造出來的假不同，却不可承認。這一點 Precaution 是必要的，因爲據『內行』說，僞古書中儘有不少的僞古制，僞古禮。

我們先把古書裏與本題有關的材料抄錄于下：

（1）「記冠義」（這是十冠禮篇末的一個附註。我們雖不必說它是『七十子所記』，却可以認它與主文不同出於一人。 小戴另有『冠義』，與此相混。

但郊特牲篇末的「冠義」却與「記冠義」文同，僅多數句。）『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 公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 如其我們沒看錯，這是說天子之子，公侯大夫及其子，其所守的冠禮初本與士冠禮無異；而不是說天子公侯大夫及其子，本不行冠禮。 記者既然因『古者五十而後爵』，斷定大夫冠禮之本無，我們也可以因「古者」年幼的男子不見得能殺人奉爲君王爵長，於是推測（1）即位後始冠之事與夫（2）異於一般人的冠儀之君王冠儀會長冠儀，也不能見於遠古。 我們這極膽大的推論，記者或不能有。 然他敢昌言天子之子猶士，與夫公侯冠禮起於夏末，足見他的見解實在勝過那些主張階級差別的人。 遠古殺近全民主義的精神之禮制，是記者提醒我們的。 我們該感謝他！

（2）左傳載襄公九年，晉悼公伐鄭而還之時，與季武子的談話：晉侯曰，『君（指魯襄公）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 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鬯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謚處之。 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 請即兄弟之國而假備焉。 晉侯曰，諾。 公還及衛，冠於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

（3）國語，晉語載晉趙文子既冠，陳績去見欒武子，范文子，韓獻子，智武子，張老子所得的訓辭。 文長不錄。（比較『士冠禮』士既冠『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

（4）禮記，玉藻：『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 冠而敝之可也。 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 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 比較「記冠義」的始句：『始冠，緇布之冠也。 太古冠布，齊（即「齋」字）則緇之。 ——其緌（緌在纓之兩端，下垂以爲飾）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 ——冠而敝之可也。』 閱者看清：記冠義只說天子之子亦行士禮，與夫緇布冠的緌是後起的；而玉藻却云緇布之冠不及天子，又寫明玄冠朱組纓爲天子之冠，緇布冠繢緌爲諸侯之冠。 我們看了，固然可以說二者互相發明；但是如其說玉藻更確定的主張差別禮，總不爲過。

還有一個點，讓我們也放在心裡：玉藻只說大子諸侯的冠異於旁種人的，然尚未說冠之敝也不同。

（5）禮記曾子問（上已引，今再引）：『天子賜諸侯大夫（案皆孤子）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 此處亦未言冠敝；但是看下二書怎說。

（6）大戴記，公冠篇：『公冠自爲主，迎賓，揖，升自阼，立於席；既醴，降自阼。 其拜自爲主者，其降也自西階以異；其拜皆與公同也。 公玄端與（宋本「與」作「以」）皮弁皆釋，朝服素韠。 公冠四加玄冕。 櫛之（賓也）以三獻之禮，無介，無樂（盧云，亦饗時也），皆玄端（盧云，君臣同服）；其贈幣朱錦綵四馬，其屨（賜也）也同。 天子假焉（盧云，假公禮也）。 太子與庶子，其冠皆自（蔡玉環女士根據說苑，疑此「自」字爲「公」字之譌）爲主，其禮與士同，賓賓也皆同。』 這是明確主張差別禮之語：（1）天子諸侯的冠禮應與士有別：已自爲主，曰醴後後降自阼階，曰四加冠，曰以盛禮饗賓酬賓 2）甚乎於天子諸侯之適庶子，其冠禮也應自爲主（或公爲主）。 頭腦清楚的人，必能認明這與『天子之子猶士也』的精神，相去已經够遠。 但是再往下看王肅的伎倆：

（7）家語，冠頌：『孔子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興禮於孔子。

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冠於阼者，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其有成；三加彌尊，導喻其志；冠而字之，敬其名也。『體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無變；天下無生而貴者故也（以上自『冠於阼』起，抄「記冠義」）。行冠事必於祖廟，以裸鬯之禮將之，以金石之樂節之（案此抄左傳）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也。 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乎？ 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爲人君；人君無成人之道者，何冠之有？ 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 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

懿子曰，今魯君之冠，非禮也。 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案此句又抄記冠義），有自來矣，今無徵焉。

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祀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 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示有君也。 懿子曰，諸侯之冠，其所以爲賓主何如？ 孔子曰（案以下抄大戴公冠篇），冠則以卿，賓，無介，公自爲主。 迎賓，揖，升自阼，立於席北。 其醴也則如士，爵之以三獻之禮。 既醮，降自阼階。 諸侯非公而自爲主者，其所以異，皆降自西階。 （閱者請拭目看清：大戴「其餘自爲主者」，被王肅改爲「諸侯非公而自爲主者」了——於是不但諸侯之禮與庶人不同，而且諸侯之中，公與非公的冠禮也分出高下了。「其餘自爲主者」，自然可以包括士；士之爲孤子者，自己爲主迎賓，見士冠禮篇。） 玄端與皮弁異，朝服素韠公冠四加玄冕祭。 其醮皆於賓，則東帛乘馬。 王太子庶子之冠擬焉。 皆天子自爲主，其加與士無變，絕食賓也皆同。 王肅所以要改大戴「天子之冠擬焉」爲「王太子庶子之冠擬焉」，動機非常明顯：這樣一改，既可以把王太子庶子冠禮的等級提高，又可以取消天子與諸侯同禮之說——滑極的提高了天子的冠禮。 可惜他的實改太不高明，因既云太子庶子之冠擬公禮，下面又說「天子自爲主，其禮與士無變」，豈非自相矛盾？

馬脚露出了。 而且他的馬脚子究竟太小：只敢改「天子之冠擬公」爲「太子庶子之冠擬公」，而不敢彰明較著的借孔夫子的口，說公四加而天子五加。 王肅之所不敢，另一位孔先民却敢。 請位往下看。

（8）小戴冠義孔疏：「此記是士禮，故三加。 若大夫亦同。 士冠禮云，『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是大夫無冠用士禮。 若諸侯則有冠禮，故左傳云，公冠用『裸鬯之禮行之，金石之樂節之』。」 其加則四而有玄冕；故大戴禮公冠四加也。 諸侯四加，則天子亦當五加衮冕也。」

另一位劉向劉先民的「馬脚」，也被我們看出。 讓我們把他的文孤在這裏：——

（9）說苑，修文篇：「公冠自以爲主（好句法啊好句法！），卿爲賓，響之以三獻之禮。 公始加玄端與皮弁皆必朝服玄冕四加（又是好句法啊好句法）。 諸侯太子庶子冠，公爲主，其禮與上同。」

試目看清！ 劉先民是說「諸侯太子庶子冠，其禮與上同」——換言之，與公冠禮同。 我們不是方才批評過王肅嗎？

——既說王太子庶子之冠擬公冠，又說「其禮與士無變」，是不通的。 好了，劉先民有法子彌縫了：他只把「其禮與士同」五字，輕輕易爲「其禮與上同」，就可以使天下人都瞞過了。 自然，這也許是劉歆了字；不過我用的却是明版說苑。

而且家語只云「王太子庶子」四加，說苑則云「諸侯太子庶子」四加。 諸侯之子四加，天子及其子又當如何？ 至此而「天子之元子猶士」之精神，已漸漸殆盡矣。

▲附注：同節上半，也頗有：comparative value；題目是周成王的冠禮，文則與大戴，家語均不同。

（甲）大戴公冠：「成王冠。 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 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高於時，惠於財，親賢使德。」

（乙）家語冠頌：「成王年十三而嗣立。 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 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示有君也。 周公命祝雍作頌曰，祝王達而未幼。 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高於時，惠於財，親賢而任德。 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心衰職（眞不通！），欲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 此周公之制也。」

（丙）說苑：「成王將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 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佞，高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 於此始成之時，祝辭四加而後退。（Punctuation？）寫公冠篇的人無論把冠成王之事附在篇末（如其全篇雜出於一人之手），很不外暗示天子與公的冠禮相同。 劉向未必主張天子亦四加，所以他的『祝辭四加而後退』一句頗費解。 但他改「遠於年」爲「遠於佞」的動因，却很明顯，讀者請看下面第四分論「祝辭」之處。 王肅在祝辭外還空出祝句不通的冠頌，又說是『周公之制』以欺人，最爲可笑。 他如此的想賣弄那幾句話，至於以「冠頌」名篇！

（10）我們看了以上的九段書，可以知道天子諸侯大夫及其子的冠儀與士冠儀究作何比較。 陳祥道曾把士冠禮，玉藻，公冠，孔疏，家語裏的材料，組成下說：「諸侯始加緇布冠續緌，次加皮弁，三加爵弁，四加玄冕。 天子則始加玄朱組纓，次加皮弁，三加爵弁，四加玄冕，五加衮冕矣。 郊特牲言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緇布冠續緌，諸侯之冠，鄭氏皆以爲始冠之冠。 家語稱成王冠祝雍辭曰，去幼志，心衰職。 則始冠之所加，與士異也。 家語曰，王太子之冠亦與諸侯四加，則天子五加可知矣。 諸侯四，則其子三加可知矣。 王太子四加，而禮記（指小戴郊特牲）言天子之元子猶士者，非謂加數也。」 然則何謂？ 我們懇要請教。 不甄別史料即用以reconstruct 古禮，其結果只能是陳氏的這種整齊然而不足信的系統。

（11）最後，我們要引盛世佐的一段話。 這段話的上半，指示古書裏關於天子諸侯大夫的冠禮的材料所給與我們的confusion，下段則通過自己的論斷。 我們希望諸位讀上半時自己想想：我們如其對於材料先作一番辨僞的功夫，可以免去多少confusion。讀下半時則記其要點，以與我們需要供獻的意見作比較。 盛氏云：「大小戴記，家語，左傳，國語諸書，及儀禮之記，所論天子諸侯大夫冠禮之有無，何其殊也！ 有謂天子諸侯即位已冠，無冠禮者（家語）。 有謂天子之元子，諸侯之世子，其冠與古士禮同者（家禮，與記冠義所主張）。 有謂諸侯大夫因爵而冠，後不改冠者（曾子問）。 有謂諸侯大夫年未五十猶服士服行士禮至五十乃命，所以無冠禮者（記與郊特牲所云）。 此皆論其無者之據也。 言天子冠者（爲家語，公冠，玉藻）。 言諸侯王太子世子之冠禮士異者（有家語，公冠，玉藻，左傳）。 言大夫冠者（爲國語）。 此則論其有者也。 或一禮而異議，或一篇而異詞，皆有參差錯雜，未可知所從矣。（下半）然其說蓋各有指焉，未可是彼而非此也。

夏以前諸侯無冠禮；周以前天子無冠禮；春秋以前大夫無冠禮。 凡言無者，皆推本古義以見世代之升降。 而其中有二說焉：即位已冠，爲繼世者言之也；五十乃命，爲崩者言之也。 至於除喪不改

▲新到·寄售書多種
馬寅初演講集第三集　每冊九角
教育實驗法　一元
兩條腿　一冊四角五分

北京清華大學研究院實學社
實學月刊第三期出版
現後會見上海的大搶案　（眞文）
工會與存關法　（召）
國產立法　（秘）
實學二角　各書店各大學代售

冠者，爲其先已冠說，特與吉禮不同耳；今亦略見於雜記，非無其禮也。夫自天子諸侯之冠禮既作，必有成書以著其詳，中更去唐滅學之變而亡之，故本經不能具。要其大節目ゝ所在，未嘗不以士禮爲準；而其中四加三獻之類，則亦尊卑隆殺之所由辨也。見謂同者不盡同，見謂異者不盡異。自天子以至諸侯之世子，其冠禮大異可覩矣。惟大夫之冠值一見於國語，而其禮不得聞。記殆以其衰世之制而略之與？」

與盛氏同調的禮家，不在少數；但是盛氏的話似乎很能代表他們，我們也就無須乎傳引。他們大都以爲（1）到了『周之季世』或『春秋』，從天子到士的尊卑隆殺已完全出現；（2）士以上的冠禮，其大節雖與士禮無別，其細目則愈尊者愈較隆重（「即劉歆所謂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也」；鄭玄亦云『禮莫不始於士，明乎士禮，而大夫以上可引而伸之，加其等，蓋其數，天子諸侯皆可知矣』；都敬係明朝湖北京山人，萬歷己丑進士，朱謹先先生云；參看上引盛氏語）；（3）若叩以何故士以上之全禮今不見，則他們答言亡於秦之焚書；（4）他們所根據之材料，則博取諸方傳，國語，大小戴，家語，制而略之與？」

侯大夫及

來，蜘蛛的蠶中，已眠者的無數，從前禮家先覺知的，第一就是橫臥在廣廳的母蜘蛛；蜘蛛的母子，甚時候，已在外膜底下，開始孵育生命，都徐徐運奮他們的蠶卵，及至得新生命，都徐徐運奮他們的蠶卵，使彼隔斷他們母與子的蠶卵的子蜘蛛，給釋不絕，都從那紅色野薔薇廳來了，甚至外膜，好像變成看甚麼。

這時候，突響着飛鳴的翅音，忽然一隻蜜蜂，好像跌撲一樣，飛落在薔薇花上，在瞬間，蜘蛛便睜起眼來了；在這盛夏的空氣中，只這蜜蜂翅音的餘響，留着幽靜的波動。

雌蜘蛛不知甚麼時候，已從薔薇花底爬出來了；蜂在這個當見，已滿身染着花粉，插嘴在觀在花蕊下的蜜中。

殘餘的沈默的數秒鐘，已過去了；紅色的野薔薇花瓣間，既而從在醉在蜜中的蜂的後面，徐徐現出蜘蛛的姿態；到此蜘蛛猛然跳上蜜蜂的頭上，蜜蜂拚命的鼓翅哀鳴，再三再四的用尾圍刺殺他的敵人，花粉爲兩翅所扇，也紛紛在日光中飛舞；但蜘蛛畢底不放開她緊咬着的嘴。

母門的時間很短，無何蜂的兩翅，也漸不聽使了，脚也因着麻痺起來，最後只有長嘴，猛擊着，兩三回仰刺着空際，與人們的死，實毫不相異，這就是一幕悲劇的終局劇酷的悲劇的終局了；——一瞬間後，蜂在薔薇花底，僅同前伸着直嘴，已橫陳不動了，翅和脚，都粘着濃香的花粉。

雌蜘蛛，自丁動也不動一下，靜靜的吸着蜜蜂的血。

毫不顧蓋的太陽光，展開再回到薔薇的正午的寂寞，照着誇勝於殺戮與掠奪的蜘蛛姿態；她那酷似灰綢子的肚腹，黑如中國串珠的眼睛，更加上病癒似的關節粗硬的脚——蜘蛛殆像惡的本體，老是悲很很的死守在蜂上。

這樣殘酷已極的悲劇，到後不知更重複演了多少次；紅薔薇花，在呼吸都感困難的光與熱中，還是每日美麗的亂開着。

過了幾天，某天正午，雌蜘蛛好像想着了甚麼似的，攢進花與葉的隙間，一直上到一個枝頭；枝頭爲炎上所灼的薔薇，花瓣置奮暑熱，還是幽寂的發散着甜香；雌蜘蛛上到這裏，便不住的往返枝與薔薇之間，同時牽着潔白而有光潔的絲，半給在將枯的薔薇上面，復漸漸繞向其他的枝頭。

一會兒，在那裏已做成一個罩着絹紬似的圓鏡形小窩，映着盛夏的日光，白得眩眼。

蜘蛛卵已做成，便在那華奢的窩底，生下了無數的蛛卵，更在窩口織了一個厚絲的外膜，自己便据坐在上面，一面更從事張着小屋頂似的細如紗紋的高帳，高幕直像個圓頂閣，只留下一個隱眼，從盛夏的青空，遮蔽着這薄惡的灰色蜘蛛；蜘蛛——產後的蜘蛛，早在這白色的大廣廳中間，橫陳着她瘦衰的軀體，當時薔薇的花，太陽的光，蜂的翅音，她都像忘了，只獨自兀兀的在那事沉思。

又經過了幾星期；

數日來，蜘蛛的蠶中，已眠者的無數的卵，他們孵的生命，都漸漸覺醒了，對此比誰都先覺知的，第一就是橫臥在廣廳中間甚至新食的老極了的母蜘蛛；蜘蛛的卵，不知甚麼時候，已在外膜底下，開始蠕動，及至得新生命，都徐徐運奮他們的幼弱的脚，使彼隔斷他們母與子的蠶卵；於是無數的子蜘蛛，給釋不絕，都從那裡湧到這廣廳來了，甚至外膜，好像變成了百十微粒的分子，在那裡動盪。

子蜘蛛即刻便撒出那圓貝圍的隱口，斜出到通風與光的枝頭，一團，聚集在熬着炎暑的葉上，又一團，好像得着稀奇似的，幾重的卷入含着蜜香的花中，又一團，早在那縱橫穿破青空的枝與枝間，開始網着眼不能見的細絲；若使他們有聲，這白日下的野薔薇，也一定像掛在枝頭的Violon—自己歌風一樣，也要鳴動起了，獨自一個寂寞的躺在那邊，經過了多少時間，甚至脚也沒有微動樣子，這白白廣廳的寂寞，凋謝的寂寞，已就作產生無數子蜘蛛的母蜘蛛，她的產所與墓地了；她紗紋高幕的屋頂下，一面感着遂其天職的母親的歡欣，不知在甚麼時候，已從容就死了，——這映殺蜜蜂，殆像惡的本體的，生在盛夏自然中的「女。」

一九二六，四，三。　譯於無錫惠山泉畔

## 活財產（續）

俄國契訶甫作　趙景深譯

他說：『麗沙，我們回去罷，這裏濕得很。』

『你去罷。我就來。』

格羅和士基心裏又想。

他使問道：『你是等他麼？』肩毛一皺他的心好像紅火鉗夾了一下的樣子。

『是的。……我有發福子，想叫他帶給米遲……』

『他不來了。』

『你怎麼知道』

『他已經走了。……』

麗沙眼睛睜得大大的……

『他已經走了，到青里戈夫省去了。我已將我的房子給了他。……』

麗沙頓時面色更加灰白，捉着格羅和士基的臂，恐防跌倒。

我看見他坐了三點鐘的輪船走的。』

麗沙立刻摸着她的頭，身子搖了一搖，倒在坐位上，運身發起抖來。

牠哀哭道：『樊亞，樊亞！我要到樊亞那裏去呀……愛人呀！』

她的歌私的里亞病發作了。……

從那晚起，直到七月，避暑的客人常看見兩個影子在公園裏走。影子從早到晚地飄浮，使得避暑的客人感到陰慘……在麗沙的影子後一定跟着格羅和士基的影子……我所以稱他們爲影子的，就是由於他們都失去了他們的常還。他們生得又瘦削又憔悴，又畏縮，不像個人，只像個影子。……兩個人都好像故事中所說，成了賣魚藥的猶太人的跳蚤。

七月初，麗沙透了，留下一個字條，說是去看『她的兒子，』發天就回來……幾天就回來！她是趁格羅和士基睡熟時

現代評論　第四卷第八二期七月三日出版
時事短評
死人之嘆息　中國婦女的戀愛觀　東海之濱　文藝論集
報紙　一冊四角　二冊二角　三冊五分　四冊四角　五冊五角　九冊一角
編輯者　現代評論社
發行所　北京黃化門內磚兒胡同十八號
陽光（小說）　之戰（像續）　晚花（詩）　則（詩）　記
圖版　刷版　裝訂　佩尹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